



往生者的殯葬自主權

尉遲淦

在一般人的印象當中，我國的文化是

忌諱談論生死的。因此，當我們活著的時候，原則上是不談論自己或親人的生死。

一旦遇到年齡老大或是疾病嚴重的時候，即使家人或自己已知死之將至，也不忍心把生死直接攤開來說。這種避談生死的做法，常常使得我們自己或親人無法妥當的安排自身的生死。結果不是造成自己的遺憾，就是造成親人的遺憾。根據這樣的說法，我們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殯葬自主權。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談論往生者的殯葬自主權呢？

其實，情況也未必全然如此，因為，我國文化是以儒家為主的文化。在重視孝道的前提下，儒家非常強調「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的做法。

因此，對於亡者的親人會要求以事死如事生的態度對待亡者，讓亡者雖死猶生。這種對生死以禮相待的做法，使得亡者知道自己死後親人會如何對待自己，也算是傳統文化面對生死的一種方式。不過，這種面對生死的方式是藉由喪禮和祭祀表達出來的，是屬於死後的面對，而非生前的面對。所以，這種面對雖然能讓我們有機會了解自己死時和死後的處境，卻無法突顯個人自己對於生死的面對。換言之，我們是因著禮的安排面對生死，而非個人的自我安排面對生死。所以，嚴格說來，我們並沒有所謂的殯葬自主權。

那麼，就整個傳統而言，除了上述用於喪禮和祭祀等行動來面對生死外，還有其

他面對生死的方式嗎？根據傳統的做法，

那就是禮俗面對的方式。這種面對的做法，就是利用家中長輩做六十大壽時，由做兒女的晚輩幫忙準備壽棺與壽衣。透過這種事前的準備，讓家人對生死心裡有個準備，總括來說，這種準備約略有以下幾種用意：一、表示為長輩添壽之意，希望長輩能活得長長久久；二、提醒長輩在長壽後死亡隨時都有來臨的可能；三、讓長輩放心自己的身後事，不用擔心死後沒有壽衣可以穿，沒有壽棺可以躺；四、讓長輩事先熟悉自己身後所要穿的壽衣與所要躺的壽棺，以免到時不能適應。其中，第一種用意傳達的是對於生死的逃避。至於，第二、三、四三種用意傳達的則是對於生死的面對。不過，這種面對與上述的

面對方式不同，它是一種生前的面對而非死後的面對。透過這種面對，亡者個人不但可以在臨終前安排自己的生死，也可以事先適應自己的生死，有了這種安排與適應，感覺上亡者的心意似乎在生前就受到了貼心的照顧。因此，就表面的意義來看，我國傳統禮俗的設計似乎有照顧到往生者的尊嚴與殯葬自主權。

然而，上述的面對做法真的尊重了往生者的尊嚴並實現了殯葬自主權嗎？這點頗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考察。根據上述的做法，長輩在做六十大壽時，表面上好像是長輩在為自己的身後事做安排，生前先適應一下身後的狀況。事實上，這樣的安排與適應並沒有真正考慮到長輩的心意，所考慮的只是社會層面的顧慮，擔心家庭對於生死沒有真正的準備。因此，上述的安排與適應明顯可見不是長輩主動提出的，而是兒女在祝壽時依禮俗規定提出來的。所以，我國傳統禮俗的這種構想雖然有替往生者的殯葬自主權設想，但是這種

設想基本上也只是形式上的設想，並沒有實質的意義。換言之，上述做法的結果是讓往生者的殯葬自主權淹沒在社會制度的設計中，而無法突顯個人自主的意義。

那麼，這樣是否就表示我國的文化真的無法實質地觸及往生者的殯葬自主權呢？關於這點，答案顯然並沒有那樣的絕望。因為，在我國的宗教文化中，有修為的高僧大德對於自己的生死會有預知的能力，一旦知道自己的生死即將來臨，事先都會有一些安排，讓自己的弟子知道該用什麼方式處理師父個人的身後事。這種對於自己身後事的事先安排與交代，一方面是避免自己的弟子在處理自己的身後事時產生不必要的困擾，例如在哀傷之餘不知如何處置，或弟子與信徒說紛紜不知如何處置，一方面是避免弟子在不了解自己往生的方式下，用不合乎自己需要的方式處理自己的身後事，造成自己的困擾或對自己所信的宗教產生不合適的影響，例如要不要火化或坐缸，如有肉身不壞的現象

要不要塑金身，如有舍利子要如何分配供養。這種在生前就主動交代自己身後事要如何辦理的做法，除了符合「自己生死自己了」的佛教教義外，也符合現代主張的往生者對於自己身後事擁有殯葬自主權的說法。

不過，上述的殯葬自主權主要是屬於少數特定的修行者才有的自主權，就算是一般的出家人也可以稱得上是具有類似的殯葬自主權，一般普通大眾也很難說具有類似的殯葬自主權。何況，這種自主權的擁有本質上要求個人要透徹了悟自己的生死。對於一般人而言，這種要求似乎有點陳義過高，不是很容易達得到的。因此，我們不能要求大家具有這樣的殯葬自主權。那麼，這是否代表我們不可能擁有所謂的殯葬自主權呢？其實，結果也不盡然如此。因為，殯葬自主權的內涵不只包括生死意義層面的了悟自主，也包括身後事處理層面的安排自主。雖然後者的安排自主必須以前者的了悟自主為基礎，才能真

正落實整個殯葬自主權的全幅義蘊。然而，透過後者安排自主的制度做法，也可以喚醒一般人對於前者了悟生死的內在需求。這就是爲什麼一般的出家人，就算沒有了悟生死，也可以模仿佛道的高僧大德，擁有類似的殯葬自主權的原因了。所以，在無法直接要求一般人立刻深入了悟生死的殯葬自主權層面之前，我們還是可以透過制度化安排自主的做法讓一般人擁有個人的殯葬自主權。

如果這種制度化的想法真的可行，那麼有些做法是與殯葬自主權有關的呢？就殯葬自主權而言，有些相關的內容：一、要自覺生死不但是我們內在的可能，也是我們生命的必然，沒有任何例外，也沒有任何條件，隨時都有發生之可能。二、在面對生死時，要了解有關生死的處理是要花費金錢的。因此，在平時就要有所準備。這種準備可以是獨立的存款，也可以是零存整付的保險，也可以是分期付款的生前契約或預購的壽城。三、除了自己身

後事的經濟面處理外，還有關於自己活著的親人生活面的處理。如果有剩餘的財物，可以依法律規定分配，也可以在不違背法律的情形下自行分配，甚至於也可以部分捐做慈善之用，回饋社會。四、在遺囑上，不僅可以交代上述經濟面的問題，還可以交代自己內心未了的心願或是對未來可能有一些期許，以及對家人的一些觀感和期盼。此外，也可以要求家人如何對待自己的臨終和死亡，看是要死在家中還是在醫院去世，臨終時要不要家人陪伴，要什麼人陪伴；對於自己的喪禮應如何面對與處置，看是要按照一般禮俗的做法，還是自己有其他特殊的要求，要不要用宗教儀式，用何種宗教儀式或另有自己對宗教的特殊構想；死後要採用何種葬法，要葬在何處；死後要不要祭祀，要用一般方式祭祀或自己另有特殊要求。五、有關醫療的部分，更可以透過預立遺囑的方式，在得到不治之症時看要不要住進安寧病房、要不要實施急救、要不要同意器

官捐贈或大體捐贈。六、有關喪禮的處置，除了上述遺囑的交代外，也可以透過與葬儀業者的事先接洽或事先安排決定自己身後事的辦理方式，商議總共要花費的金錢，想要邀請參加自己喪禮的人選，用什麼樣的儀式辦理，還有最後的埋身之處爲何；亦可以透過生前契約的購買，事先安排好自己的身後事，或是在定型化契約之外另行規劃適合自己的生前契約。

透過上述的自覺與做法，我們雖然沒有辦法像高僧大德那樣具有了悟生死的殯葬自主權，至少我們可以根據自己對於上述做法深入的程度決定自己具有何種深度的殯葬自主權。對於強調自主權的現代人而言，我們總算在生死的問題上趕上了時代的腳步，讓生死從被動接受安排轉向主動自我安排。換句話說，在生前的這樣主動自我安排底下，我們才有可能雖死猶生地在死後具有往生者的殯葬自主權。

（本文作者爲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副教授，暨中華生死學會秘書長）